



册府元龜

卷之七百五十七
至五十九



13
849
248



4 3
849
248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七

孝感

夫天人之心其則不遠精意所感蓋由影響故魯陽
却日鄒衍殞霜矧乎孝者天之經地之義百行之始
五嘗之先以最虛之性動不匱之德宜乎永錫爾類
降之百祥者也夫非嘗之事六經罕述故孝感之異

三代無聞然其微旨亦可見矣仲尼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斯豈誣哉漢初所尚游俠而已色難之教沈冥不振暨乎明帝至性自然甘露之瑞顯於上陵鄉士庶民化以成俗由是其事紛綸靡絕自此而下竝論次之

後漢古初長沙人鄧暉

於粉切

為長沙太守先是初遭

父喪未葬隣人失火初匍匐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暉甄異之以為首舉

蔡順字君仲汝南安城人以至孝稱

汝南先賢傳蔡順事母至孝井

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

順少孤養母嘗

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

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惡客來吾噬指以悟汝

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失火將逼其舍順

伏抱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太守

韓崇召為東閣祭酒

應順為東平相有梓樹生於廳事室上順事後母至孝眾以為孝感之應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累徵不起九歲喪父哀

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及塋廬於塚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

蔡邕性篤孝母嘗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一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邕仕至左中郎將

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遭值年荒與婦傭作養母賊經其里東兵安步云不可驚孝子母好飲江水兒嘗取水溺死夫婦恐母知詐云行學歲作衣投於江中俄而湧泉出於舍側味如江水井中出鯉魚一雙詩每除江陽令卒於官

方儲字聖明丹陽歙人幼喪父事母至孝母終自負

土成墳種奇樹千株白兔遊其下

臣欽若等曰史不載所歷之官

程堅字謀甫南陽人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極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蹇輟芻草

吳孟仁本名宗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所感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焉

晉吳隱之年十餘歲丁父憂每號哭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每至臨哭之時嘗有雙鶴驚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後為度支尚書

王哀父儀爲文帝所誅哀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嘗至墓所拜跪悲號涕淚着樹樹爲之枯王祥性至孝早喪親事繼母朱氏至孝繼母苛虐每欲危害祥色養無怠繼母盛冬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臥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歸奉母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獲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焉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位至太保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群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塋送事畢結廬於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吳平爲高山令

許孜二親沒性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孤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號泣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栢木亘五六里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卽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

妻立宅墓所蒸蒸朝夕奉亾如存鷹雉棲其梁檐鹿
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郡察孝廉不
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
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
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氏言其故殷時年九歲
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
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
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聲殷收淚
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董

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
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碩以賜孝子劉殷自是
食之七載方盡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
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
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齊
土問輔政拜新興太守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九歲母喪泣血三年幾至滅性
每至忌月則悲泣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嘗以蒲
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
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勑延而不獲杖之流

血延尋汾叩冰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踴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冬則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後母終服喪居於墓側後仕前趙劉聰爲光祿大夫

何珂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煙焰已交家乏童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後徵散騎堂侍不就

吳達吳興人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達時

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裹而埋之達夫婦旣在家極貧窮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磚甃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虫猛獸輒爲之下達期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爲鴈禮焉卒於家

盛彥廣陵人也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旣病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慙行取蟬蟾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卽開從此遂愈本

邑大中正劉頌舉爲小中正

潘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因之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孝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紿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又一賊從後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入孝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得免

趙煥父琨爲符健尚書梁州刺史司馬勲入秦州獲

琨殺而棄其尸煥求父尸不得乃悲號不已俄有群

鳥悲鳴從山而來久而復反尋鳥向山而得父尸

宋崔懷順父耶利沒魏泰始初淮井陷沒界上流奔者多有去就懷順因此入北至桑乾尋耶利時已卒懷順絕而復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爲孝感懷順孤貧黨哀之及歛給其斗米

王彭盱貽直瀆人少喪母文帝元嘉初父又喪亾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竝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塹塹須水而天旱穿井

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
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歇塹竈前忽生
泉水鄉鄰助之者竝嗟歎神異縣邑遠近悉往觀之
莖事既畢水便自竭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奏言改
其里為通靈里

彭無官而卒

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十四歲遭喪以熟菜有味
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
爾茶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二丸藥可取
服之傑驚起果得甌中有藥服之下蜩蚪子數升丘
氏世保此甌孝明大明七年火焚失之

傑無官而卒

師覺授字君苦南陽沮陽人與外兄宗少文竝有素
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
師君苦前俄而不見覺授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
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辟
州祭酒王簿竝不就

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鍋底飯遺在役嘗帶一囊每
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嘗帶自
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日
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焦華父遺曾病甚冬中思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爾

父思瓜故送助養呼從者進之華跪授之寤而瓜在手香非嘗也父食之而病愈無官而卒

張楚益州梓潼人母病命在屬續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稱誠感悟疾時得愈史無官

南齊康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於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已已經日昕奔還號呼母即蘇皆以

為孝感所致史無官

魯康祚扶風人為屯騎較尉亦有至行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悲號母即覺少寬因此漸差時人以為有冥應

袁昂為豫章內使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

浪暴駭昂乃縛衣着柩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船皆沒

唯昂所乘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

宗元卿字希獎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

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

此為掌鄉里宗事之號曰宗曾子史無官

劉靈哲位齊郡太守前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靈

哲躬自祈禱夢黃衣老公曰可使南山竹笋食之疾

立可愈靈哲驚覺如言而疾瘳南史又載靈哲所生母病靈哲躬自祈禱

夢見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疾立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於齋前種葉

似竟

解仲恭母病經時不差入山採藥遇一老公與之曰

得丁公藤病立愈此藤近在前山際高樹垂下便是

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母病既差至今江

陵人猶識此藤者

南史又載解叔謙字楚梁母有疾叔謙夜於中庭稽顙祈福聞空中

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訪醫及本草注皆

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

其所用答云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

言來義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灑叔謙

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灑為酒母病即差臣欽

若等按此兩誼不同故竝載之無官卒

韓靈敏會稽剡人早孤與兄靈瓌竝有孝性尊母又

亾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半畝朝採瓜子暮生

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

氣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

而母豁然平復鄉里以此異之懷明母年九十一以

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

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禫乃去州累辟不

就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

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隣里嗟異

之合藥須得生人淺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

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後隨鹿至一所

遂成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歎其孝感所致詔徵不就

裴子野爲江夏王參軍遭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每至墓所哭泣處草爲之枯有白兔馴擾其側

庾黔婁齊永元初爲尋陵令到縣未旬日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掌糞甜增劇苦易治黔婁輒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可延汝誠禱旣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

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水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

劉瓛爲會稽郡丞居母喪所居山堂有鴟鴞鳥瓛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

臧盾爲領軍將軍有孝性隨父宿直於廷尉母劉氏在宅夜暴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囚問其感通如此

褚翔爲廬陵王長史少有孝性爲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

曉疾遂愈咸以翔精所致焉

沈崇係為永寧令母卒晝夜號慟旬日殆將絕氣及之瘞所不避雨雪倚墳哀慟每夜嘗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

甄恬字彥幼為安南行參軍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見有似其父也時以為孝感家貧養母嘗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次嘗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楸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棲宿其廬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屍注每發

已復以遂辦塋事

史無官

王虛之字文靜廬江石陽人十三喪母二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着牀忽有一人來問病謂之曰君疾尋差俄而不見病果尋差庭中楊梅楸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楸楸一冬再實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

史無官

傅琰為尚書右丞遭母喪居南岸鄰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鄰人竟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禪之間已被煙燬

蕭獻明南蘭陵人母病風積年沉臥獻明晝夜祈禱

時寒獻明淚下爲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爲冰不溜
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獻明跪授
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緇丹書爲日月
字母服之卽平復後喪母不勝哀卒贈中書郎
梁夏侯祥字叔業譙郡譙人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
毀三年廬於墓側嘗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衆感
異焉爲金紫光祿大夫卒
任昉爲新安太守性至孝父服闋續遭母憂嘗廬於
墓側哭泣之地草爲不生

陸襄爲秘書監揚州大中正母嘗患心痛醫方須三
匕黔婁居喪過禮廬於墓側

庾沙彌爲長城令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夕侍側衣
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亾水漿不入
口累日終喪不解纒經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
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松栢百餘株自生墳側後補歛
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
憂喪還都齊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椹號
哭俄而風靜人以爲孝感所致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炭
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啣悲哀切俄值一桑

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苾芘一相遺曇恭拜謝捧苾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其所在其後門外有冬生樹樹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路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爲功曹不就

江經字舍潔濟陽考城人父雋光祿大夫經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經侍疾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經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漚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

量壽經云慧眼見真得渡彼岸乃因智者啟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勅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弟二息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渌故井井水清冽異於甞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爲南康王王簿

劉璠天監初爲著作郎十七隨上黃侯曄在淮南璠母於建康遘疾璠弗居之知甞忽一日與身楚痛尋其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卽號泣戒道絕而又蘇當身

痛之辰卽其母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遂成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

宗凜爲廣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嘔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旦有群鳥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爲孝感所致

劉霽爲建康令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筭盡君精誠所至時嘗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亾霽廬於墓哀慟過禮嘗有雙白鶴循翔廬側

劉敲不仕奉母兄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右母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敲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母每疾病夢敲進藥及翌日轉有間效其誠感如此陳裴之禮爲領軍將軍丁父遂憂遂墓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栢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剪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大同初都下旱蝗四籬門外桐栢凋盡唯遂墓犬牙不入當時異之

庾子與父出守巴西子與以蜀路險難啟求侍從以孝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與以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

痛至必叫子與以悶絕及父疾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滯預石高出三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馬自有瞿塘大難行侶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與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渡復舊行人爲之語曰滯預如僕本不通瞿唐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墓棲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欲爲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脩勝業嶺南原卽可營造明往履歷果見標度處所有若人功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終喪服闋手足枯瘁待人而起仍布衣蔬

食志守墳墓叔該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雖以摘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累遷中郎司馬梁大通二年除巴陸內史便道之任路遇疾或勸上郡就醫子與曰吾疾患危重全濟理難豈可貪官陳尸公廨因勒門生不得輒入城市卽於渚次卒遺令單衣衾履以歛酒脯施靈而已

阮卓性至孝其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遇疾而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屬侯景之亂道路阻絕卓冒履險難載喪柩還都在路遇賊卓形容毀瘁號哭自陳賊哀而不殺之仍護送出境及

渡彭蠡湖中流忽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回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皆以為孝感為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不之官

徐份凌子也份性孝悌凌嘗遇疾甚篤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日凌疾豁然而愈親皆謂份孝感所致後為太子少傅

司馬高釋褐大學博士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逾甚廬於墓側一日之內惟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山阜舊多猛獸高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嘗有兩鳩棲宿廬所馴狎異常

王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離左右梁時山陰外有暴水漂流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舟倉卒引其母妹并孤妹入船親自執櫂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其至行所感入隋為東閣祭酒卒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營未備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元旱苗稼焦枯明徹哀墳每日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有白田還者云已苗生明徹疑之謂為詭已及往田所竟如其言秋而大獲足塋用後為司空

顧協除新安令未至縣遭母憂刺史始與王厚資遣之協送喪還於峽江過遇風同旅皆漂溺唯協一舫觸石得泊焉咸謂精誠所致

庾域累官朔寧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

高真與弟謚俱至孝父亾治喪墓次甘露白雉降集焉詔表閭里

宋瓊字普賢少以孝行稱母嘗病季秋之月思瓜不已瓊夢想見求而遂獲時人稱異母終州郡屢碎皆

不就卒於家

後魏邢虬為龍驤將軍光祿少卿虬母在鄉遇患甚假而歸值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虬得一船而渡漏而不沒時人異之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著鄉閭孝文太和五年隨北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悲號上訴請歸奉養一見其母母日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為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

史無官

崔鴻為員外散騎常侍領郎中宣武延昌三年鴻以

父憂解任其露降其廬楹前是年十一月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楹庭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父母為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鄰及長報讐避地莊帝永安後欲改葬亾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

史無官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亾扶而後起鬢

髮墮落未及莖權殯宅西祭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群至有一小鳥素質墨眸形大如雀棲於祭廬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祭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祭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祭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祭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之親奏標其門閭

北齊蕭放字希逸梁宗室也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

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集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闕時以爲至孝之感後至散騎嘗侍

後周張元年十六祖父成喪明三年元嘗夏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燭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凡人張元爲孫不肖使祖喪明令以燭光會施灑界願祖目見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錁治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後汝祖目必差

元於夢中喜躍遂卽驚覺乃通告家人居三日祖果

目明

史無官

柳霞有志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霞自雍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頓殆不可識後奉喪浙江西中流風起舟中之人相顧失色霞抱棺號慟懇天求哀俄頃之間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無救之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霞應聲卽吮旬日遂廖咸以爲孝感所致

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嘗苦難得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

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

皇甫遐遭母喪廬於墓側負土爲墳復於墓南作禪窟有鴟鳥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竟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史無官

隋細回字孝政河東安邑人性至孝後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常青有烏棲其上回舉聲哭烏卽悲鳴時人以爲孝感武帝表其閭擢受其棠令其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

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其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爲累德里

姚察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於戶上仕陳至吏部尚書入隋爲秘書丞

王頌父僧辯爲陳武帝所殺頌在闕內服闋嘗布衣蔬食藉豪而臥周明帝嘉之累拜開府開皇初上取陳之策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鬪悲感嗚咽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卒於

齊州刺史

李德林博陵安平人性至孝父純寢疾十旬不解衣及居憂哀慟嘔血數升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遠巡省河北詣其廬弔慰之表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為和順里後為通直散騎侍郎與中書侍郎宋士素副侍郎趙彥深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困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體紅腫數日間一時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致

梁彥光字脩望少岐嶷有至性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為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惜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為至孝所感後為相州刺史卒

華秋開皇中事母以孝聞母終廬於墓側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爾自此兔常宿廬中匿秋膝下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煬帝降使勞問而表其門閭後群盜起嘗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誠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衆

史無官

翟曾林楚丘人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

辭不就躬耕色養鄉人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
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
滅性廬於墓次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着單纊
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曾林哀臨犬亦悲號
見者嗟異焉有二鵲巢其廬前樹每入其廬馴狎無
所驚懼大業中司隸巡察奏其孝感翟授孝陽令
陳孝意大業中爲侍御史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
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爲孝感之應

唐高士廉事母以孝聞嶺南瘴癘不可同行留妻鮮
主簿士廉事母以孝聞嶺南瘴癘不可同行留妻鮮

丁氏養焉分別之際悲不自勝見者莫不歔歔士廉
久在南方不知母問北顧彌切嘗晝寢夢母與之言
宛如膝下旣覺而涕泗橫集明日果得母誨議者以
爲孝感之應後爲右僕射開府議同二司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
稱賊帥王君廓屢爲寇掠聞其名獨不犯其廬隣里
賴之而免者百餘家後爲里長於縣稱母疾取急求
歸令問其狀寬曰母嘗有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
痛知母有疾令大怒曰妖妄之辭也擊之於獄馳驗
其母竟如所言令大異之慰諭遣去後丁母憂廬於

墓側負土成墳有鳥巢於廬前樹上志寬哭臨鳥輒悲鳴高祖授以員外散騎嘗侍表其門閭

韋弘宗巴西人塋父母廬墓次廬前生芝草七十餘莖見者以爲孝感詔免其課

崔定仁博陵人丁父母憂齋居二十餘年不釋衰服刻木人爲偶像晨昏定省若平生焉隋末群賊蜂起莫有侵掠者詔免其課役

程袁師宋州人年十二喪父母以孝聞母患十旬衣不解帶凡進湯藥口必先嘗貞觀中代弟範雒州充防禦使去後其母病終袁師聞問舉聲便吐血經塗

七百里四日便至徑赴墓所晝夜負土殆將毀滅內外親戚觀者不復識之又塋曾祖父母經二十載其功始畢嘗有白狼號鳴墓側黃蛇馴擾廬內每哭則群鳥翔集朝夕不去刺史舒王元名表言之詔州縣發遣量才授任袁師旣至情不願仕乃授儒林郎放還

許坦豫州人年十歲餘隨父入山採藥父爲猛獸所噬卽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哀深可嘉尙授文林郎賜物五十段

武弘度贈司徒士讓之兄子也高宗永徽中父卒自
 徐州聞喪截髮徒跣奔赴廬墓側負土為墳晨夕哀
 號悲感行路冽風寒雪執作不疲日食倉米一溢形
 骸毀頰廬前樹生素芝方圓一尺形似青銅葉又有
 野狸每至弘度齋時必來求食往來馴狎曾無驚懼
 帝聞之下詔褒美旌表之

安金藏中宗神龍初喪母寓塋於都南闕口北廬於
 墓側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
 泉自出又有李樹盛冬開花犬鹿相狎後為右饒衛

將軍封代國公

李迥秀持節為朔方道行營大總管所居宅中生芝
 草數莖又有猫為犬所乳中宗以為孝感所致使旌
 其門閭

唐君祐東陵人玄宗先天二年江西道按察使奏君

祐喪母哀感鄉曲廬於墓次有芝草三莖生焉史無官

褚無量為剡王傅兼國子祭酒丁母憂解職廬於墓
 側其所植松栢時有鹿犯之無量泣而言曰山中衆
 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栽因通夕守護俄有群鹿
 馴狎不復侵害無量因此終身不食鹿肉

石伴奴相州湯陰人三歲喪親廬於墓側凡二十餘

年塋內有枯樹重生枝葉群鳥馴擾鄉里咸敬異之

史無官

梁文貞虢州閩鄉人少從征役甘迥而父母皆卒文貞恨不獲終養乃穿墻為門磴道出入晨夕灑掃其中結廬墓側未嘗暫離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問但畫字以對其後山水衝斷驛路更於原上開道經文貞墓前繇是行旅見之遠近莫不欽歎有甘露降塋前樹白兔馴擾鄉人以為孝感所致開元初縣令崔季友刊石以紀之十四年刺史許景先奏文貞至孝特學絕倫泣血廬次十餘年請宣付史館

史無官

榮璧河南濟源人開元二十四年正月河南尹崔隱甫奏榮璧兩代同居凡四十餘年嘗割右股肉以療母疾及刺項血寫佛經母疾以瘳請宣付史官從之

史無官

彭思義定州鼓城人居喪至孝廬於墓側有嘉禾生及白兔馴擾

史無官

李貞古南鄭縣人肅宗寶應元年梁州刺史臧希讓上言貞古行孝彰聞請付所司旌表從之貞古六歲而孤母欲改嫁貞古兩泣留之母遂守志母未食寢貞古不食寢及母亾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有猛虎馴

於廬前白鼠見於墓門村人異之

史無官

楊思貞陳留魏尉氏人父亾廬墓二十有八載有芝

草白兔甘露等瑞詔賜粟帛旌表門閭

史無官

燕遺倩冀州人也既孤於堂中刻木父母形像於帷

帳衣服如存朝夕奠祭鄉閭甚敬異之

郭景華蜀魏人孝行過人父喪明景華晝夜啼泣宅

中忽湧甘泉因以洗日漸明

應先東陽魏人父亾廬於墓側有芝草連理樹詔旌

表門閭

史無官

袁鴻忠州臨江縣人居喪廬於墓側啣哀發聲猛獸

哮噉而至既見搖尾有仁心當哭必來既哭而去

史無官

馮猛將邠州新平縣人居喪以孝聞慶雲見及杏冬

結實詔有司旌表其門

史無官

許利川為睦州司士參軍居母喪以孝聞有芝草八

莖及連理樹一株產於廬墓詔旌表其門

樊漪邛州依政縣人居父喪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有

兔鶴馴擾木生連理慈竹自生詔旌表其門閭

張球信州弋陽人父歿五年廬於墓側哀毀過禮墓

門塹上生芝草七莖有鵲巢於墓之藁竹詔旌表門

問 史無

尹務榮彭城人喪親廬於墓側六年有芝草之祥詔

旌表其門閭 史無

楊炎丁父憂廬於墓前號泣不絕聲有紫芝白鵲之祥又表其門閭孝若三代門楹六闕古未有也位至

門下侍郎平章事

黃亘邵武縣人喪母廬於墓側有紫芝生詔旌表其

門閭 史無

尹慎兗州人善騎射始為果毅喪母營合祔不識其父之墓晝夜號哭未浹日夢寐有指導焉遂發堆果

得舊記驗後至右衛上將軍卒

閻鄆虢州湖城縣人閻鄆五代同居家內槐一株再

生枝葉并畫圖以進 史無

李渭越州蕭山縣人文宗太和七年三月浙江東道

奏渭幼失父母與兄二人同居兄病渭割股療之因

差後兩兄俱死奉寡嫂孤姪二十餘年衣食無偏庄

出租稅渭自主辦資財筦鑰寡嫂掌之姑姪婦孫共

三十三人其家頗生芝草詔旌表之 史無

梁王去奢趙州軍人有疾漸篤其子三人纘繼縹各

爭行已肉以供其父纘割左乳左股繼割右股縹割

左右股去奢食之病遂驟愈太祖嘉其孝行令本道給醫藥賜以穀帛

後唐韓德潞州屯德人兄弟累世同居母死割乳以祭廬於墓側累年種瓜合歡同蒂詔旌表之

史無官

景贇東川晉安縣人守墳有芝草生明宗天歲二年

十一月本道上言

史無官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祭閭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八

忠

書曰爲下克忠傳曰忠爲令德蓋士之策名從官委質事君無貳爾心不爲義攻時危而節見累至而行明周旋夷險秉操彌厲遭值事變守死無改是皆忠之屬也中代而下曷嘗無其人哉至乃勤身翼衛盡

規縫闕誠心內著謹力兼茂義形於顛沛志裂於屯
難去就之際確然不渝兇醜之會毅然有守垂讜言
於將沒全大節而隕命其或卑處網佐退居士伍亦
乃拳拳勗勉存心王室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斯可以
為純臣矣

漢周緹沛人也以舍人從高祖起沛嘗為參乘高祖
戰有利不利終亾離上心帝以緹為信武侯以其忠
信故加
此號帝欲自擊陳豨緹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
今上嘗自行是亾人可使者乎帝以為愛我賜入便
門不趨封緹為鄒城侯

梅福為南昌尉

豫章之縣

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

變事

附縣道之使而封奏也變謂非嘗之事

求假輶傳

小車之傳也

請行在

所條對憲政

條對者一一條錄而對之

龔勝字君實楚人徵光祿大夫稱疾乞骸骨哀帝賜
策歸老於鄉里王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
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復遣使者即拜勝
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
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
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罷太守縣長吏三
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

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輒推不受使者卽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虚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

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卽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

後漢王豐爲光武突騎光武追尤來等賊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賊追反短兵接帝自投高岸遇急下馬授帝帝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嗤弇頗射却賊得免

趙憙素與鄧奉善後奉反於南陽憙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憙與奉合謀光武以爲疑及奉反帝得

憲書乃驚曰趙憲真長者也即徵憲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憲位至太傅錄尚書事

劉栩潁川人獻帝遷都西京栩舉上計椽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栩夜行晝伏及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

何顒字伯求辟司空府及董卓秉政逼顒以為長史託病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顒以它事為卓所繫憂憤而卒

張溫字伯慎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害

田豐為侍御史棄官歸家時袁紹起義兵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艱志存拯救乃應紹命以為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

陳珪為沛相時呂布在下邳袁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許之時布在徐州許以女嫁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

議告布并求迎婦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秦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以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途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

於市珪欲使子登詣曹公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
 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令奉章謝恩后布為曹
 公所圍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袁術術曰布不與我
 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相聞耶汜楷曰明上今不救
 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為明
 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
 兵救也繇纏女身縛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曹公守
 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後還城

鄧羲為荊州劉表治中獻帝都許昌表雖遣使貢獻
 然北與袁紹相結羲諫表表不聽

漢晉春秋曰表答羲曰內不失貢獻

外不肯盟主此天下之 羲辭疾而退終表之世不出

達義也治中獨何惟乎
 元尚獻帝初為兖州刺史東之罷而魏太祖已臨兖
 州尚南依表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
 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強也建安初尚逃還
 為術所害

徐璆為東海相獻帝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為
 袁紹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嘆曰龔勝鮑宣獨
 何人哉守之必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傳國
 璽及還許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罷印綬司徒趙
 溫謂璆曰君遭大難尤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

奴不隊七尺之節况此方寸印乎

臧洪爲卽丘長靈帝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氐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氐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氐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畧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卽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兖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伋遂皆相善邈計先

有謀約會超至定議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塲將盟旣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歃血而盟曰漢世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伋陳留太守邈東氐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竝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

魏李乾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

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
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
蜀法正字孝直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
主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
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况小人乎先主
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位至尚書令護軍將軍
趙雲爲先主車騎及先主爲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
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卽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卽
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爲牙門將軍

吳谷利爲孫權左右給使以謹直爲親近監權征合
淝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撤丈餘無板谷利在馬
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着鞭以助馬勢遂得超渡
權旣得免卽拜利都亭侯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爲長
安試泛之鈞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舵工取樊口權
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舵工曰不取樊口者斬
工卽轉舵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
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
於猛浪之中樓船裝高邂逅顛危柰社稷何是以利
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后不復名之嘗呼
曰谷

陳表父武爲偏將軍從孫權擊合肥戰死孫權復其
客二百家在會稽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
讓乞以還官克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
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
仇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
科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罷縣科正戶
羸民以補其處

石偉有節操高行及吳亡晉武帝詔曰吳故光祿大
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踰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
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

厥世偉遂陽狂及盲不受晉爵

晉郭琦爲右著作郎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
已爲武帝吏不欲復爲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王允之年在總角從伯敦謂爲似已嘗以自隨出則
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
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臥處
大吐衣面竝污鳳旣出敦果然視見允之臥吐中以
爲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
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卽與導俱啟明
帝成帝初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

番禹縣侯邑千六百戶

劉敬宣爲會稽王世子元顯征虜參軍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於京口以誅司馬尚之兄弟爲名敬宣父牢之爲恭前軍司馬輔國將軍晉陵太守置左領兵而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北舉牢之爲前鋒太傅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備言禍福使以兵反恭牢之呼敬宣曰吾與王恭皆蒙先帝殊恩今居元舅之重義心未彰唯兵是從吾不能審恭事捷之日必能奉戴天子緝穉宰相與否今欲奉國威靈以明逆順汝以爲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

康之隆未有桓靈之亂而恭怙亂阻兵志陵京邑大人與恭親無骨肉分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何有牢之至竹里斬恭大將顏延遣敬宣率高雅之等還京襲恭恭方出城躍軍馳騎橫擊之一時散潰元顯進號後將軍以敬宣爲諮議參軍又加寧朔將軍後爲輔國將軍謀襲桓玄不克與司馬休之高雅之等奔長安求救於姚興得兵數千人又爲玄所破乃奔慕容德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又夢丸土而服之旣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旣吞矣吾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諸崔并要鮮

卑大帥免達謀滅德推休之爲主克日垂瀆時劉軌爲德司空大被委任雅之又欲要軌敬宣曰此公年老吾觀其有安齊志必不動不可告也雅之以爲不然遂告軌軌果不從謀頗泄相與殺軌而去

韓遙之安帝時爲荊州治中轉平西府錄事參軍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遙之遂字顯宗名兒爲翹以示不臣劉氏與司馬休之俱奔姚興劉裕入關又奔於魏

劉邁仕桓玄後爲竟陵太守及劉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邁將應之事泄爲玄所害

宋張暢爲南譙王長史義宣旣有異圖蔡超等以暢民望勸義宣留之及解南蠻較尉以授暢加冠軍領丞相長史遣門生荀僧保下都因顏竣陳義宣蒙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舍義宣起兵津徑斷絕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爲逆遣嬖人翟靈寶謂暢朝廷簡練舟甲意在西討今欲發兵自衛暢曰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迴勸義宣殺以徇衆卽遣召暢止於東齊彌日不與相見賴司馬竺超民保持故獲全免旣而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民望暢雖署文撫檄飲酒嘗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

戰敗義宣奔走暢於亂兵自歸爲軍人所掠衣服都
盡值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遂排玄
謨上輦玄謨意甚不悅諸將欲殺之隊主張世營救
免送京師下廷尉削爵土配左右尚方尋見原復起
爲都官尚書

庾炳之爲始興王鎮軍長史於時領軍將軍劉湛協
附大將軍彭成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
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獨炳之遊二人之間
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太祖嘗令
炳之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藩湛伏誅以炳之

爲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

王僧虔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爲元凶所害親賓戚
勸避難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
今日之事若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
袁淑爲太子左衛率元凶劬將爲逆其夜淑在直二
更許呼淑及蕭贇等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
省內無過不能受枉明且便當行大事宰相與戮力
淑及贇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劬怒變色左右皆動
贇懼乃曰臣昔忝伏事嘗思效節况憂迫如此輒當
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也殿下幼

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劬愈怒因曰事當克不淑曰
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爲天地之所不
容大禍亦旋至耳願急急之劬左右引淑等衿褶又
就至衣取錦截三尺爲一段又中破分贊淑及左右
使以縛袴淑出還省繞床行至四更乃寢劬將出已
與蕭贊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劬停車風化門
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劬使登車又辭不上劬因命
左右與手刃見殺於風化門外時年四十六
程天福隨孝武鎮彭城後魏大武親率大衆至彭城
遣人云魏主致意安北程天祚一介嘗人誠知非宋

朝之美近於汝陽身被九創落在殿外我手牽而出
之凡人骨肉分張竝思集聚輒已語之但其弟苦辭
今令與來使相見天福謂使人曰兄受命汝陽不能
死節各在一國何煩相見

巢遂爲綏安令時會稽太守孔頴反義興諸縣唯遂
守節不移不受僞爵

王孚大明末爲海鹽令泰始初天下反叛唯孚獨不
同逆

劉彌之青州人明帝卽位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
秀遣彌之及張靈慶崔僧璇三軍應安都彌之等尋

歸順彌之青州強姓門族甚多諸宗從相合率奔北海據城以拒文秀

何承天東海郊人謝晦鎮江陵請為南蠻長史及晦進號衛將軍轉為諮議叅軍時朝廷既誅徐羨之將討晦晦率兵既下承天留府不從及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請罪彥之以其有誠宥之使行蠻府事後為廷尉卒

邵領宗彭城人竟陵王誕舉兵反孝武遣沈慶之討伐彭城領宗在城內陰結死士欲襲誕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說求為間諜見許領宗既出致誠畢復還城

丙事世誕鞭二百考問不服遂支解之

尹玄慶為海陵王休茂叅軍休茂殺司馬庾深之等徵兵為亂玄慶起義兵攻襲休茂生擒之將出中司馬斬首休茂平以玄慶為射聲較尉南齊桓康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太祖為軍容使從世祖在贛縣泰始初世祖起義為魏所繫眾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楊瑒之皐分喜潛三奴向思奴四十餘人相結破魏獄出世祖魏追急康等死戰破之

曹道剛字景昭彭城人性質直蕭謙之廢立也道剛死之初廢帝雖與道剛狎而未嘗敢誚帝悅市里雜事以爲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韓護善騎馬帝嘗呼入華林園中令騎嘗狎之道剛出謂明帝主上猶是小兒左右皆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聞韓護與天子齊馬竝馳此導人君於危地道剛欲殺之旣而遣人刺護及道剛死張融謂劉繪曰道剛似不爲誚亦復不免也答曰夫徑寸之珠非不寶也而疇之所病云何不療之哉此道剛所以死也

杜文謙者吳毘錢塘人明帝爲南毘王文謙侍五經文局歷太學博士出爲溧陽令未之職會帝知權蕭謙用事文謙乃謂舍人綦母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爲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答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軌與趙越嘗徐僧亮萬靈會共語皆攘袂槌床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魏僧勔殺蕭謙則宮中之兵皆我用也卽勒兵入尙書斬蕭令兩毘伯力耳其次則遣荆軻豫讓之徒因諮事左手頓其胸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

不斷復少日錄君稱勅賜死父母爲殉在眼中矣珍
之不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之恥龍駒共諂因
求別立事未及行而事敗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
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
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
問帝大笑珍之時爲左將軍南彭城太守領中書通
事舍人正直宿宣旨使卽在蔣王廟祈福因收送廷
尉周奉叔文謙同死文謙有學行善言吐其父聞其
死曰吾所以憂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忠義死復
何恨哉王經母所以欣王經之義也時人美其言

梁江革爲豫章王長史時魏徐州刺史元濂僧降附
革被勅隨府王鎮彭城城旣失守革素不便馬乃泛
舟而還途經下邳遂爲魏人執之魏徐州刺史安豐
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脚不拜延明將
加害焉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暉同被拘繫
延明使暉作欵器漏刻銘革唾罵暉曰卿荷國厚恩
已無報答今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
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旣久無復
心思延明逼之愈苦將加以箠撲革厲色而言曰江
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

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帝討中山王元晷反乃放革及祖暉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瞻出內有聞在朝正身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請可太尉臨川王長史

張譏爲士林館學士侯景陷臺城譏崎嶇跋難卒不事景

樂子雲位江陵丞魏克江陵衆奔散呼子雲子雲曰終爲虜矣不如守以死節遂仆地卒於馬蹄之下

陳沈文阿仕梁爲五經博士簡文在東宮引爲學士

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招募士卒入援京師城陷與張岷共保吳興岷敗文阿竄於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窮迫不知所出登嶽自縊遇有所親救之便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高祖以文阿州里表爲原鄉令監江陰郡

蕭摩訶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隋總管賀若弼襲京口摩訶衆潰被執及京城陷賀若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訶請弼曰今爲囚虜命在斯須願得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哀而許之摩訶入見後主俯伏號泣仍於舊厨取食而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皆不

能仰視

後魏穆崇代人也道武之居獨孤部崇嘗往來奉給
窟囅之難崇外甥于植等謀執道武以應之告崇曰
今窟囅已立衆咸歸附富貴不可失願舅圖之崇乃
夜告道武道武誅植等并踰陰山復幸賀蘭部崇甚
見寵待位至太尉徙宜都公卒

張袞爲幽州刺史道武天興初徵還後與崔寔答晉
將書失旨黜爲尚書令史及疾篤上疏曰臣旣庸人
志無殊操值太祖誕應期運天地始開叅戎氛霧之
初馳驅革命之會託翼鄧林寄鱗溟海遂何恩寵榮

兼出內陛下龍飛九五仍叅觀問曾無微誠塵山露
海今舊疾彌留氣力虛損天羅有罪將填溝壑然大
馬戀王敢不盡言方今中夏雖平九域未一西有不
賓之羌南有逆命之虜岷蜀殊風遼海異教雖挺生
明聖撥亂乘時而因幾撫會寶須經畧介焉易失切
在人謀伏願恢崇獻道尅廣德心使揖讓與干戈並
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復隆於
今不獨前世昔子囊將終寄言城郢荀偃辭合遺恨
在齊臣雖闇劣敢忘前志魂而有靈結草泉壤後數
日卒

婁提獻文時爲內三郎獻文厭世提謂人曰聖主升遐安用活爲遂引佩刀自刺幾至於死明文太后詔賜帛貳百疋

甄珍爲侍郎領御史中尉坐朋黨免官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尤上表陳情

徐遵明華陰人講學於外二十餘人莊帝永安二年元顥入雒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民間爲亂兵所害

泉元禮雒州都督企之子東魏高敖曹圍逼雒州杜窋爲其鄉道城旣陷敖曹報企而企密誠元禮及

弟仲遵致力本朝仲遵以被傷不行元禮亦於路逃歸時杜窋雖爲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禮至與弟仲遵相見感父臨別之言潛與豪右結託信宿之間遂率鄉人襲州城斬窋傳首長安朝廷嘉之拜衛將軍驃騎大將軍世襲雒州刺史後元禮於沙苑戰沒復以仲遵爲雒州刺史遵宿稱幹畧爲鄉里所歸及爲本州頗得時譽
梁韋高遵爲蕭寶寅中兵叅軍深見信任寶寅友令高遵率衆出征高遵僞受其署旣行之後遂與侯德等還來襲城以功封烏氏縣開國伯邑伍百戶

蘇湛爲蕭寶寅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孝昌中寶寅大敗東還朝廷以爲雍州刺史後自猜懼害中尉酈道元乃稱兵反時湛臥疾於家寶寅令姜儉報湛云元嘗受蕭衍意旨乃欲見除酈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居不能坐受死亾今便爲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契濶故以相報死生榮辱與君共之湛聞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百口居家卽時屠滅如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有不滅之心信惑行路無識

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居家爲王族滅寶寅復報曰此自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故耳湛復曰凡爲大事嘗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計較辨有成理不堪恐荆棘必生庭閣願乞骸骨歸鄉里脫得因此病死以下見先人寶寅素重之以其病篤且知不爲已用聽還武功寶寅敗莊帝卽位徵補尙書郎旣至莊帝曰前聞卿答曰蕭寶寅甚有美辭爲我說也湛頓首謝曰臣雖言語不如伍被

始終不易自謂過之然臣與周遊契濶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不反臣之罪也莊帝悅拜散騎都尉仍領侍郎

賈景雋以學識知名奉朝請遷京兆王儉府外兵參軍儉起逆於冀州將授其官景雋不受儉殺之永平中贈東清河太守謚曰貞

王士良孝莊末爲爾朱仲遠府參軍事與紇豆陵叔藩交戰軍敗爲藩擒遂居河右僞行臺紇豆陵伊利欽其才擢授右丞妻以孫女士良旣爲姻好便得盡言遂曉以禍福伊利卽歸附朝廷嘉之

甘齊崔仲文東魏興和中爲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以渡河及中流乍没乍出高祖望見之曰崔椽也遽造船赴接旣濟勞之曰卿爲親爲君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加中軍將軍

王紘爲奉朝請蘭京之亂紘冒刃捍禦以其忠節賜爵平春縣男賚帛七百段綾錦五十疋錢三萬並金帶駿馬仍除晉陽令

後周蔡襲高平人名著西州魏孝明止光中万俟奴寇亂關中襲乃背賊乘妻子歸雒陽拜齊安郡守李遠其先隴西人也魏正光中天下鼎沸勅勒賊胡

琮侵逼原州其徒甚盛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猜懼頗有異同遠乃拔劍而言曰頃年以來國家多難凶黨乘機肆其毒螫王畧未振緩其梟夷正是忠臣立節之秋義士建功之日丈夫豈可臨難苟免當在死中求生耳諸人竝世載忠貞沐浴教義今若棄同卽異去順就逆雖三尺童子猶或非之將復何顏以見天下之士有異議者請以劍斬之於是衆皆股慄莫不聽命乃相與盟歃遂深壁自守而外無救援城遂陷其徒多被殺傷唯遠兄弟竝爲人所匿得免遠乃言於兄贇曰今逆賊孔熾屠戮忠良遠

欲間行入朝請兵救援兄晦跡和光可以免禍內同曩際因變立功若王師西指得表裏相應旣殉國家之急復全私室之危豈若窮迫以城坐見夷滅贇曰是吾心也遂定東行之策遠乃崎嶇寇境得達京師魏朝嘉之授武騎嘗侍俄轉別將賜帛千疋并弓矢衣馬等

皇甫績武帝建德初爲宮尹中侍武帝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爲太子監國衛刺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僚多有遁者績聞聲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嘉之遷小宮尹

薛端汾陰人初爲司空高乾雍參軍以天下擾亂遂棄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文帝令大都督薛宗禮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尋夫守降東魏東魏遣行臺薛循義都督一千兵西度據楊氏壁端與宗親及家僮等先在壁中循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渡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循義遣騎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柵得免柵中先有百家端與并力固守貴等數來慰諭知端無降意遂收還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率其屬并招諭村民等多設奇兵以臨之懿等疑

有大軍便東進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壁文帝遣南汾刺史蘇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端赴闕以爲大丞相府戶曹參軍極文翔賦訂正盧辨范陽涿人也初魏孝武入關事起倉卒辨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辨曰得辭家不辨曰門外之治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授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太祖以辨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當日顧謂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辨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

濟其美者也初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爲王莽屈其子孫避地河右故文帝稱之

隋蘇威字無畏父綽魏度支尚書威五歲喪父周太祖時襲爵美陽縣公周武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竝辭疾不拜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隋高祖爲丞相高頴屢言其賢高祖亦素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臥內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居田里高頴請追之高祖曰以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陳茂河東猗氏人也高祖爲隋國公引爲寮佐從高祖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排戰茂固止不

得因捉馬鞅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後至唐終於梁州總管

隋皇甫誕仁壽末爲漢王諒并州司馬煬帝卽位徵諒入朝遂發兵作亂誕諫之爲諒所囚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源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相與協謀閉城拒諒諒襲擊破之竝抗節而遇害其子無逸時在長安聞諒反卽用居喪之禮人問其故泣而對曰大人平生狗節義旣屬亂嘗必無苟免尋而凶問果至

敬釗仁壽中爲繁時令甚有能名漢王諒反師陷其城賊帥墨弼執送僞將喬鍾葵署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誓之以死會鍾葵敗釗遂免卒於朝邑令

陶謨爲嵐州司馬漢王諒謀作亂州縣莫不響應謨與繁時令敬釗竝抗節不從

長孫行布晟之少子爲漢王諒庫直甚見親狎諒於并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乃留行布城守遂與豆盧毓等閉門拒諒城陷遇害

豆盧毓爲漢王諒府主簿煬帝卽位徵諒入朝諒納

諮議王頰之謀發兵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今且僞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尅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以爲然許之賢密遣家人齎勅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與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豈坐受夷滅辜負家國耶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前以諫諒被囚毓於是出誕與之

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開府宇文永昌儀同成
端長孫愷車騎安成進元世雅原武令皇甫文顥等
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
給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毓時遣稽胡守城稽
胡不識諒射之箭下如雨諒復至西門守兵皆并州
人素識諒卽開門納之毓遂見害時年二十八
慕容暹爲澶水丞漢王諒反抗節不從以誠節聞
裴仁基爲王世克禮部尚書及子左輔大將軍行儼
尚書左丞宇文儒童等數十人謀誅世克復尊立越
王同事泄皆見害夷其三族

唐武逸武德初爲濟王府戶曹參軍王鍾并州逸亦
隨去頃之劉武周陷并州逸沒賊密令使者潛詣京
奏賊可圖之計勸慰勉之俄而武周平從太祖入朝
授益州行臺左丞

杜行敏爲齊王祐府兵曹督祐殺長史權萬紀典軍
韋文振舉兵詔兵部尚書李勣刑部尚書劉德威發
兵討之行敏等起兵執祐乃誅其黨

羅石頭齊州人齊王祐反石頭數祐罪援槍而前欲
刺之爲祐左右燕弘亮所殺詔贈亳州長史

高君壯齊州城北高村人齊王祐反燕弘亮引騎擊

高村君壯遙數祐曰主上親平寇難成此大業萬姓
懷荷仰之如天地甲兵不可勝數爾忽驅城中數千
百人構爲亂如一手搖泰山不自量之甚也其如君
父何祐縱擊虜之慙而不能殺詔以君壯爲榆杜令
李厚德弟育德歸國爲陝州刺史厚德時陷王世克
逃歸渡河爲寇所執世克囚之於獲嘉使其作書召
育德育德陽許之故其兄繫獄久不死世克殷州刺
史段大師遣小師趙君穎以兵守之厚德陰結於君
穎及城中人賈慈行謀翻獲嘉以將且待慈行如子
弟與客十餘人大呼於上云李家兵悉登城矣君穎

與獄中以爲馬載厚德擁獄囚及援兵數十人叫譟
而出至衙門外逢僞長史趙景休斬之以狗衆皆懼
伏至廳前從者數百大師踰城而遁遂尅殷州拜厚
德爲刺史

戴胄爲隋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克將篡侗位胄言於
世克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須同其休戚苟以終
始明公以文武之才當社稷之寄與存與亾在於今
日所願推誠王室擬跡伊周使國有泰山之安家傳
代祿之盛則率土之濱莫不幸甚世克詭辭稱善勞
而遣之世克後逼越王加其九錫胄又抗言切諫世

充不納繇是出爲鄭州長史令與兄子行本鎮武軍
韋陟天寶中爲河東太守右相楊國忠忌其才望恐
賤台衡乃引河東人吳豸之謂曰子能使人告陟乎
吾以子爲御史豸之告陟與御史中丞結託欲謀陷
朝廷又陟甥韋允志證之坐貶桂嶺尉長陟未之任
再貶韶州平樂尉會祿山反陷雒陽陟愛弟斌爲賊
所得國忠欲構陟爲賊通應潛令吏卒伺其所居欲
脅之令陟憂死其土豪人勸陟曰昔張燕公竄逐藏
於陳氏以免危亾詔命儻來誰敢申覆未若輕舟千
里且匿溪洞候事清徐出豈不美也陟慨然應之曰

我積信於國朝非一代也况素所秉心無負神理命
之合爾其敢逃刑燕公之謀誠媿厚意不能從也因
謝遣之遂堅臥不動經歲餘潼關失守

韓洪爲駕部員外郎天寶中以不附權門爲楊國忠
所嫉貶循州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聞奏授
華州長史防禦副使傳召至關門指陳安危哥舒翰
戰敗還京刑部尙書張均陷賊爲中書令仍僞署洪
工部郎中侍御史洪與兄弟等謀携家出奔爲賊覺
乃令胡騎出入防援詭報騎將赴東京出城辭墓便
欲竄匿爲逆黨追執與兄前萬年縣尉浩及男平等

一家七人皆見害肅宗靈武卽位素聞洪名拜洪江陵長史山南東道採訪使兼御史中丞方倚以經濟及聞抗節深加悼愍

驪濟字孟成安祿山表薦克范陽掌書記天寶末濟察祿山有異志謀以智免衛縣令齊玘誠信可託乃求使至縣具以誠告令弟澄密求羊血以爲備至夜偽嘔血疾不能支遂昇歸及祿山反使偽節度使蔡希德領行戮者李揆等二人封刀來召察濟詐不起卽就戮之濟以左手書云去不得李揆持刀向前濟引首以待希德歔歎之李揆退以實報祿山後安

慶緒亦使人至縣強昇至東郡安國觀經月餘代安收東都濟起詣軍門上謁乃送上都肅宗館之於司令受僞官瞻望以愧其心

李岷爲江陵長史至德元年江陵大都督承王璘擅領舟師下赴江陵以薛瑛李臺卿蔡珣劉巨鱗爲謀主因有創據之志肅宗聞之詔令歸於蜀璘不從唯覲辭疾赴行仁

段秀實爲安西判官肅宗卽位於靈武徵安西兵節度使梁宰潛懷異圖秀實謂都將李嗣業曰豈有天子告急臣下晏然信浮妄之說豈明公之意耶嗣業

遂見宰請發兵五千令嗣崇統赴朔方以秀實爲副帥

穆寧性清剛重交遊以氣節自任天寶末佐採訪使巡按嘗過平原因與太守顏真卿密擒祿山及至是真卿亦倡義舉郡兵以拒祿山會寧間使持書遣真卿曰夫子爲衛君乎更無他詞真卿得書大喜因奏署誠大理評事河北採訪使寧以長子屬母弟曰惟邇所適苟不乏嗣吾無累矣因往平原謂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寧是也願佐公以定危難真卿深然之其後寧計或不行真卿迫

感棄平原夜渡河走肅宗在鳳翔問狀真卿以不用寧言對肅宗發驛召寧將以右職待之會真卿以抗直失旨事遂止

蘇震爲長安縣令甚著聲績天寶末逆賊祿山陷京師玄宗幸蜀震與京兆尹崔光遠冒賊鋒捨棄家族自府廨署馳出開遠門殺賊守門者以行時肅宗與師靈武震涉歷山谷晝夜兼程以達行在肅宗深嘉之卽日拜御史中丞

裴諝河南雒陽人襄鄧營田判官丁母憂東都復爲史思明所陷諝藏匿不出思明嘗爲諝父將較懷舊

思又素慕諳名欲必得之因令捕騎數十跡之遂得
諳思明見之甚喜呼爲郎君不名僞授御史中丞至
擊斷之任時思明殘殺宗室諳陰緩之全活者數百
人又嘗密疏賊短長以聞事泄思明大怒詆罵僅而
免死賊平除太子中允

李承爲河南採訪使郭納判官尹子期圍汴城陷賊
拘承送雒陽承在賊庭密疏姦謀多獲聞達西京尅
復例貶撫州臨川縣尉數月除德清令旬日拜監宥
御史

薛之輿少居於海岱之間永泰中淄青節度使李

已初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等州之地與田承
嗣令狐彰薛嵩李寶臣梁崇義更相影響薛之輿爲
從事因奉使京師之輿逗遛不歸正已召之再三之
輿報曰大人旣未入朝之輿焉敢歸使因逃匿於山
間十餘年建中後方復仕宦

邵真爲成德軍節度判官真嘗爲李寶臣掌文翰深
所信任寶臣死其子惟岳擅領父衆李正已田悅欲
其同反各通使於惟岳真泣諫曰先公位兼將相受
國厚恩大夫衰經之中遽欲違命同隣道之惡背先
公之志必不可也田悅與我密邇絕之恐速禍正已

稍遠絕之易耳但令悅使還報請徐思其宜執正已使於京師因請致討朝廷必嘉大夫之忠而旌節可得若授節於正已卽當臣之爲之柰何惟岳許之令真草奏將發孔目吏胡震頗任事謂惟岳曰此事非細請與諸將吏議之至會議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親好二十餘年一旦背之不可令執其使送京師大善脫未爲朝廷所信正已兵強忽來襲我孤軍無援何以敵之不若仍舊勿絕徐觀其變惟岳又從之真又勸惟岳遣其弟惟簡入朝仍遣軍吏薛廣嗣請河東節度使馬燧軍來保薦屯兵東鹿田悅聞其謀

使使謂惟岳曰邵真惑亂軍政必速殺之不然吾且自討其罪矣惟岳遂殺之德宗建中二年贈真戶部尚書與一子五品正員官

張重政泗州刺史伾之子伾在州十餘年貞元二十一年拜金吾詔未至病卒軍吏欲令重政代爲將軍政與其母徐氏拒不從獲免順宗詔曰前昭義軍泗州行營衙前兵馬使大中大夫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張重政門有勲力性推義勇夙聞克家之美嘗稱撫衆之才近者其父初亡群小扇惑誘以奇計俾執軍麾而重政與其母兄號泣固拒遂全懇願奔告元

戎不為回利成其先志於家為孝子在國為忠臣軍
 部又安行義昭著念茲名節感嘆良深宜洽恩榮俾
 弘激勸禮無避於金革理當繇於權奪戎章憲府式
 示兼崇可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
 同正員簡較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仍委淮南節度
 使與要職事任使
 高彥昭不知何許人初事李正巳子納叛彥昭以濮
 州降於河南都統劉玄佐納怒殺其妻子彥昭後從
 玄佐救寧陵復汴州累以功授潁州刺史
 鄭雲達德宗朝朱滔表為從事授監察御史後滔發

兵助田悅為逆雲達論之不從遂棄妻子馳長安縣
 簡較祠部員外郎授諫議大夫賜以金紫厚被賞賚
 路泌建中末為城門郎屬德宗違難奉天泌時在京
 師棄妻子潛詣行在所又從幸梁州排潰軍而出再
 為流矢所中裂裳濡血以策說渾瑊辟敵待之
 裴行立江西道節度李錡之甥也初錡以宣州富饒
 有先吞之意遣四院隨身兵馬使張子良李奉山田
 少卿領兵三千分路將收宣池等州三軍夙有順志
 而未知發及是後確然同心行立亦思向順錡之密
 謀多決於行立屬以錡之密計傳於二將故得口約

共子良等發兵於外行立應於內是夕子良等屯師於營聲言將行實伺便而動召其衆告之曰諸君知所爲乎僕射反狀已聞於朝四方精兵咸聞進討况嘗湖鎮將相次見殺勢已威矣方遣吾輩遠襲宣城豈能保全徒死耳轉禍爲福見機而作皆事機也於諸君如何衆皆悅從子良復諭之知志可保乃廻戈趨城行立舉火爲應內外鼓譟聲駭四遠行立先率兵直趨牙門錡驚問左右曰城外有何兵馬來曰張中丞錡大怒又問曰門外誰兵馬是何多也左右曰裴侍御錡撫膺曰行立背吾耶乃跣足匿於女樓之

下最親將李鈞領挽硬三百人趨山亭院將戰爲行立伏兵所截遽引退之須臾鈞已傳首城下錡舉家皆哭子良宣命城中具陳順逆連聲呼錡請令束身歸朝左右乃執錡裹之以幕縋而出之送於闕下令狐建父彰爲滑亳魏博等州節度旣終建初爲三軍逼奪情禮建守死不從天下士多義之謂彰善終建後至大將軍

李惟簡寶臣第三子也初王武俊旣誅惟岳又械惟簡送京師德宗拘於客省防伺甚峻朱泚之亂惟簡斬闕而出奔赴奉天德宗嘉之用爲禁軍將軍

權臯爲監察御史時玄宗在蜀會丁母喪因家洪州時南北隔絕或踰歲不聞詔命有中使奉宣至洪州經時未復過有求取州縣苦之時有王遘爲南昌令將執按之因見臯白其事臯不言久之垂涕曰方今何繇可致一勅使而遽有此言因淹滯而起遘遽拜謝之

蘇弁爲奉天縣主簿時德宗倉卒遷華縣令杜正元上府計事聞天駕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竄山谷弁聲言於衆曰君上避狄臣下當伏難死節昔肅宗至新平安定二太守皆潛遁上命斬之以徇諸君知其事

乎衆乃迎扈儲待無闕德宗嘉之就授談大理司直賊平拜監察御史歷三院

高沐進士及第以家族在鄆李師古署爲判官若數年師道檀襲每謀不順沐於同列郭昉李公度等必廣引古今成敗諭之前後說師道爲善者凡數千言其判官李文會孔日官林英皆爲師道信用乘間相與涕泣於師道前曰文會等血誠憂尚書之家事反爲高沐輩所嫉尚書柰何不惜十二州之地成高沐等百代之名乎復日夜讒構繇是漸見疑忌令沐知萊州事而林英因奏事至京師吏密報師道云高沐

潛有誠款至朝廷矣師道大怒李文會從而搆成之
 沐遂遇害於遷所而囚郭昉於萊州其血屬皆徒遠
 地及淮西平師道漸懼李公度與其大將李英曇乘
 其懼也說師道乃獻三州及入質長子初甚然之中
 悔將殺公度賈直言聞之謂師道用事諸奴曰今大
 禍將至非高沐冤氣所為又殺公度是益其疾也乃
 止逐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又有崔承寵楊偕陳
 佑崔清皆以懷順為賊所惡李文會呼為高沐之黨
 沐之遇害承寵等同被囚放郭昉名亞於沐雖不死
 備嘗困辱矣及劉悟平賊遽召李公度執手獻歡既

除滑州節度首辟昉及公度為從事

李夷簡為鄭縣丞遇朱泚僭逼德宗違難於奉天泚
 初揚言將迎車駕逆順未辨俄而遣使速出潼關行
 至華州郵吏李翼縱之不問夷簡謂翼曰朱泚必有
 異謀前發幽隴兵五千救援襄城皆泚之部曲也今
 所遣使是必遣往襄城耳上越在外未有防虞若五
 千之兵倍道兼行不數日而至助泚為逆其為禍也
 非細不如徑追其使若果挾徵兵之符便宜戮之翼
 馳往潼關及之鞠驗果有泚符實追襄城之兵也翼
 言於關將元光光立斬泚使收其符遣使間道獻於

行在遂以元光爲華州刺史元光不舉翼之功時罕知者

符璘田悅之將也德宗建中三年悅反與淄青李納會於濮陽因請助兵納分麾下數千人隨之至是納爲河南諸軍所迫自濮陽奔歸濮州徵兵於悅悅使璘以三百騎護送之納兵旣歸璘遂悉其衆降於馬燧遷璘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封儀陽郡王實封三百戶璘父令奇初爲悅部將至是因璘之出遂令三子同降於燧悅怒執令奇令奇大呼慢罵之悅族其家贈令奇戶部尚書

李景畧幽州人大曆末寓居河中李懷光爲朔方節度使招在幕府奏授大理司直遷監察御史及懷光屯軍咸陽反狀始萌景畧說懷光請復宮闕迎大駕懷光不從景畧出軍門大哭曰誰知此軍一日陷於不義軍士相領甚義之因退居私家

王士則鎮州承宗之叔父也元和四年士則以承宗拒命率從事劉栖楚及騎士馳京師召見勞問之李全畧本姓王名日簡爲鎮州小將節度使王承宗沒軍情不安自拔歸朝授代州刺史

田布鎮畧節度使中書令弘正第三子也始弘正爲

田秀安裨將鎮臨清縣布時尚幼嘗密說其父以其所鎮之衆歸朝弘正雖不能行甚奇重之

傅良弼爲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李寰爲博野鎮初王廷湊叛良弼懷所鎮介居燕趙而二啗之以利脅之以威屢趣其降各以一旅之衆堅壁不戰賊不能取詔赦廷湊以良弼爲沂州刺史

楊元卿少孤慷慨有才畧時吳少誠專秦州朝廷姑息之元卿白衣謁見署以劇縣旋倖爲從事奏授試大理評事後事少陽轉監察裏行因上奏宰相吉甫深嘉慰納自是一歲或再隨奏至京師元卿每與少

陽言論以大義遂爲凶黨所構賴節度判官蘇肇保特免之卿潛奉朝廷內託少陽之事及少陽死其子元濟繼立元卿說曰先尚書性恇諸將皆饑寒今須布惠以自固府中有無元卿熟知之曷若散聘諸道卑辭厚禮以丈人行呼群帥庶幾一助而諸將大獲矣元卿領將留後表上聞朝廷安得不從哉元濟許之元卿卽日離蔡以賊勢盈虛條奏潛請詔諸道拘留使者元濟覺元卿妻陳氏并四男與蘇肇同日爲元濟所殺詔授元卿岳王府司馬改太子僕射遷蔡州刺史未行改光祿大夫每延英宰相必召入計事

及蔡州平超拜左金吾衛將軍

梁韋震唐末爲宣武節度副使乾寧二年七月內昭宗狩於石門震奉表自號畧山中間道奔問進獻行在昭宗大悅復命授簡較司徒震本名肇至是賜名震太祖特爲製字其優遇如此

後唐史敬容太原人事太祖爲帳中綱紀甚親任之莊宗之初嗣晉王位李克寧陰構異圖將害莊宗事發有日矣克寧密引敬容以邪謀諭之旣而敬容白貞簡太后太后惶駭召張承業李存璋等圖之克寧等伏誅以功累歷郡守

劉彥琮字比德雲中人也事武皇帝累從征役先是絳州刺史王瓏叛武皇言於彥琮意欲致之無幾從畋於汾晉之郊彥琮奔絳瓏以爲附已待之甚厚因命爲親騎會瓏出獵於驅馳之際彥琮刃瓏之首來獻武皇甚奇之

漢梁暉淦陽人少爲盜會契丹犯闕暉收集徒黨先入磁州無所侵犯遣使送款於高祖暉偵知相州頗積餉且無守備遂以三月二十一日夜與其徒踰垣而入殺契丹十人奪噐用數萬計遂據其城虜王先遣僞命相州節度使高唐英率兵討之未幾虜王至

城下是月四日攻拔之遂屠其城

册府元龜

